


Peter Stamm

我们飞

WIR FLIEGEN

[瑞士]彼得·施塔姆 著 苏晓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Peter Stamm

我们飞

WIR FLIEGEN

[瑞士]彼得·施塔姆 著 苏晓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飞 / (瑞士)施塔姆著;苏晓琴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863-8

I. ①我… II. ①施… ②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6196 号

WIR FLIEGEN

by Peter Stamm

Copyright © 2008 by Peter Stamm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Liepmann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e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16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毛静彦
选题策划: 彭 伦 欧雪勤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我们飞

[瑞士]彼得·施塔姆 著
苏晓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 经 销 处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87,000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63-8/I·4684 定价:22.00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

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

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

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有着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

“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

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

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

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期待
016	异物
029	三姊妹
047	受伤
064	诊断书
073	我们飞
083	录像城
091	男士与男童
097	一封信
109	晚年
117	神的儿女
139	你得走进田野……

期 待

奇怪的是，你只要等着，哪怕周围噪声再大，还是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响动。别人听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楼上公寓的地板会吱吱作响，他们继续说笑，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他们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喝着我买的酒，吃着我做的饭，对此事却只字不提，他们可能以为来看我是在做善事。据说大多数女人是在工作时找到伴侣的，可我们的工作跟一群五六岁的小孩，跟他们成双作对的父母或单身的母亲打交道。卡琳参加童子军那会儿就认识皮姆了，雅娜柯是在澳大利亚度假时遇到斯特凡的，两个荷兰人偏偏要在澳大利亚相识，这个故事我都听过上百遍了，他们还觉得挺有趣。他们现在正在谈论一年就要过去了，要在新的一年里改掉哪些毛病。卡琳冲着皮姆说：“上完厕所后，把抽水马桶的座圈放下来！”雅娜柯一脸作呕的样子：“你不会真这样吧？”她说自己早就教会斯特凡坐着撒尿了。可卡琳认为男人对个人卫生的理解有所不同，皮姆反驳道：“那女人呢，女人就能把用过的卫生棉条扔进

废纸篓？”他们就这样，整个晚上都说不出一句正经像样的话来。

“能再来点咖啡吗？”斯特凡问，好像我是他们的服务生似的。“不行。”我说。他们没明白过来，我不得不响亮而清楚地重复一遍：“我累了，你们现在要走的话，我不会拦你们。”他们笑了，说：“我们去别处喝。”出门时，雅娜柯问我还好吧。她做出一副在孩子跌倒碰伤膝盖后满是怜爱、让人觉得她自己马上也要哭出来的表情。可当我回答我没事，只是想一个人待着时，她却完全有耳无心了。我认定他们不会再去喝什么咖啡，他们也不会议论我，我没什么好议论的。这也无妨。

我轻手轻脚地走回客厅，竖起耳朵。楼上先是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吱吱嘎嘎的声音又响了，听上去像是有人在楼上偷偷摸摸，刻意不想发出声音似的。我跟着脚步声从门口走到窗口，又走回房间中央。一把椅子，或一件比较轻的家具挪动了一下，然后是一声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声响，听上去像是一件沉重、柔软的东西落到了地上。

我还从来没有跟德·格罗特女士打过照面，只是从门铃上知道她叫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了解她要甚于其他任何人。我收听楼上的广播电台，听她吸尘，她洗碗时哐哐唧唧的声音清晰得像是在我的厨房里刷碗。我能听见她半夜起床来回走动的声音，听见她在浴缸里放水，拉抽水马桶，打开窗户。有时，她在楼上浇

花，水会滴到我的阳台上，可当我探身往上望去，却不见一个人影。我觉得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我喜欢这些声音，觉得像是跟一个幽灵生活在一起，一个无形而友善的生命体在呵护着我。可就在差不多近两个星期以前，楼上突然安静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响声。现在，那个吱吱嘎嘎的声音回来了。

我起先认为那是小偷。我一边脱衣服，走进浴室，一边想是不是应该报警，或者通知公寓管理员，最后决定自己去打探个究竟。这时，我已经换好了睡衣。我很惊讶自己不感到害怕。不过，我不害怕，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一个单身女人必须学会的。我披上晨衣，套上鞋，看了看表。十一点了。

我按了两次铃，这才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见里面的灯亮了。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小伙子打开门，非常和气地说：“晚上好。”我立刻想到不该上楼来，为什么不管好自己而老爱去管别人的闲事。可大家也不是没有听说过有人死在家里好几个星期也没被发现的故事。那男孩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的T恤，上面写着“铁娘子”，我猜这是哪个摇滚乐队的名字。他没穿鞋，袜子破了几个洞。

我说，我住在楼下，听到脚步声，德·格罗特女士显然是搬走了，所以我想，那可能是小偷。男孩笑了，说我就这么上来了，很勇敢，如果是我，他就去报警了，还问我怎么知道是一个女的住在

这儿？他问得对，门铃上只写了“P. 德·格罗特”，但我从一开始就肯定那是一个女的，而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说我只听到过那人的声音，从没见过那人。他问，女人听上去是否跟男人不同？我一时以为他在取笑我，可他看上去是认真的。我说，我不知道。他用一种夹杂着好奇和胆怯的孩童般的眼神打量我。我向他道歉，说，我都已经上床睡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从第一刻起，他就能迫使我说一些并不想说的话。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对方。我正想着自己该走了，他问要不要跟他喝一杯咖啡。尽管我从不在这个时候喝咖啡，而且还穿着晨衣，我还是马上答应了。我跟着他走进屋，门在我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他可能是小偷，想把我骗进屋后再干掉我。他身材瘦削，面色苍白，却比我高出一个头，手臂的肌肉发达。我想象他怎样向我扑来，抓住我，把我狠狠地推倒在地，然后怎样坐在我的肚子上，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把我弄得很疼，之后又在我的嘴里塞上东西不让我喊叫。可是，他却走进厨房，用锅子盛上水，点着炉子，然后看似毫无目标的一个一个打开橱柜。水壶、咖啡、咖啡滤纸、糖、糖精、牛奶——他嘟囔着，像在背诵单词。他没找到咖啡，我说，我可以下楼去取一些。“不用。”他说得极其坚决，我不禁打了个哆嗦。他想了想，然后说：

“我们可以喝茶。”

他的房间布置得跟我想象中的老妇人的家别无二致。客厅的茶几上放着电视节目预告杂志，沙发上摆着毛线活儿，房间里满是针织的靠垫和钩编的套子、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手工艺品和小镜框，照片里的人衣着过时，相貌丑陋。我们坐了下来，我坐沙发，他坐在一张大大的沙发椅上，沙发椅的扶手上有一个安装了几个按钮的小盒子。他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一只脚凳从沙发椅的底座缓缓升起。他又按下另一个开关，让靠背先是往后，然后往前倾斜。他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摆弄那些按钮，像刚刚得到一件新玩具的孩子在骄傲地当众炫耀。我们还没互相介绍呢，他突然说，然后跃起身，把手伸了过来。我叫达芙妮，我说。他又笑了，说：“啊，我叫帕特里克，真奇怪，我们之前怎么就从没打过照面呢。”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他用“您”来称呼我，虽然我比他年长不少，可这还是有点让我恼怒。他询问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人，他问了一大串问题，让我都没有机会问他些什么。我还不习惯有人对我感兴趣。我可能说得太多了，我谈到了我的童年、我四年前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死去的弟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在幼儿园的工作。这些肯定都不是什么精彩的故事，可他却听得非常认真，眼睛一闪一闪的，就跟那些听我讲故事的孩子一样。

茶喝完了，帕特里克站起身，打开橱柜，找到一瓶积了灰的金万利酒，酒瓶差不多还是满的。他取出两只小玻璃杯，放到桌上，